

談 余 叔 岩

孫 養 農

—— 余氏生活及思想之種種

編者按：本誌元、二月號（十九卷一、二期）刊出包緝庭先生所寫「鬚生泰斗余叔岩」後，極受讀者歡迎，許多讀者來信要我們多刊一些介紹余叔岩的文章，以便研讀。為答謝讀者厚愛，本期特選載孫養農先生二十三年前在香港所刊印談余叔岩一書中有關余氏生活及思想之種種，以饗讀者。

一、風趣

余（叔岩）氏不但臺上的藝術好，為人也是風趣得很，發言冷雋，有時信手拈來，就能使人忍俊不禁。任何場合，祇要有他在座，絕不會使得空氣有片刻的沉悶。而且妙語如珠，佳趣橫生。尤其在宵夜以後，他唯恐朋友散去，更是談笑風生，使在座的人流連忘返。他一生的趣事很多，簡直書不盡書。

記得有一次，有位資格很老的票友登臺唱『坐宮』的四郎，此人是譚派老票友，平時對於譚的唱腔，研究得很到家，余氏跟他非常投機，又因為平日常在一起討論唱法，所以戲稱他為『師傅』。這位老先生唱得雖然很好，但是對於身段簡直沒有。那天戲已扮好，將要出臺，人已站在臺簾後面，忽然回過頭來連聲的問站在一旁的余

氏：『出去應該先抖那一隻袖子呀？』余氏大聲的回答：『師傅！先抖左袖。』後臺所有的人一聽見他這句話，都忍不住的笑起來了。因為他先叫一聲師傅，接下來又是教給他這樣一個簡易的身段，並且這樣的大聲疾呼，叫聽的人怎能不掩口葫蘆呢！余氏的富幽默感而善於詼諧由此可見。

余氏平日調嗓的時候，也常常舉止滑稽，令人發噱。尤其學每一個人身上的毛病，更是酷似其人。因為差不多每一個人都有一種自然養成的習慣，不但自己不知道，就是旁人也因為看慣了不甚注意，但是一經人道破，就覺得可笑萬分。

譬如王鳳卿，他就有一個特別的習慣，他在臺上也是聚精會神的，但是凡遇着高的腔而唱到得意時，往往兩手緊抓袍子當中一把，搖頭瞪眼

，直梗着脖子而使足了勁。

鮑吉祥到了臺上也有一種可笑毛病，他的臺步就是內行所謂『一順邊』，頭總是跟着腳左右擺動，邁左腳頭就往左偏，邁右腳頭就往右偏，這樣搖搖擺擺的，因此內行就給他起個外號叫『大尾巴羊』。

有一天余氏特別高興，在調嗓子的時候，就學着這兩個人，一會兒站在地當中，緊抓着袍子，圓瞪着兩眼。一會兒在屋子裏，恍恍惚惚的踱過來踱過去，學得是神氣活現，使在座的人沒有一個不笑得前仰後合。

他看見大家如此的高興就說：『我再學兩個人給你們看看呀！一個是王又宸，一個是言菊朋。現在譬如他們兩人合唱『戰樊城』，王又宸去伍尙，言菊朋去伍員，在他們兩人一先一後一塊出場的時候，』他一邊說一邊就學王又宸，『王

又宸的伍尙先出場，他是搭拉着眼皮，探着上身，撇着屁股，沒精打采，慢條斯理的出了臺簾。『學到此處大家已經是笑不可仰，他轉過身去又學言菊朋。』言菊朋的伍員緊跟在後，羅圈着兩條腿，挺着小肚子，慌裏慌張一挑簾就出來了，

差一點沒撞在伍尙的屁股上。』他紮着臉的學這兩個人，大家已經是忍不住的好笑，等到細細一琢磨，就越想越好笑，滿屋的人個個笑得捧着肚子直不起腰來。余氏真是個絕頂聰明的人，無怪他在藝術方面是學一樣像一樣。

我又想起一件故事來，

可見余氏隨時隨地都喜歡戲謔，空氣永遠是輕鬆的。有一次我到北平，帶有兩把扇子，都是梅蘭芳所畫的墨梅，淡雅異常；一把交給楊小樓在背面寫字，一把就帶到椿樹頭條，請余氏當面給我寫字。當時他一再的謙讓說：『人家畫得這麼好，別讓我給作踐了。』他的繼配姚氏夫人在旁邊就說：

『少說廢話，人家大老遠的來找你，你就趕緊寫吧。』他就照他太太肩膀上一拍，學着『奇雙會』裏趙龍的身段唸白說：

『如此夫人！與下官磨墨。』逗得姚氏夫人也笑了。

余氏平日勤於臨池，所以寫的字很具功夫。因此常常有人請他寫扇面或楹聯等等……在梨園行中也可以



余叔岩程繼先之鎮潼州。

算是佼佼著了。

二、求子

余氏的原配陳氏夫人身體不大好，祇生有兩個女兒，而沒有男孩子；等到後來身體一年更不如一年，再加上多年沒有生育，所以抱子是絕望的了。余氏平素的思想並不陳腐，但是對於『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這個舊思想，還是不能擺脫，而認為傳宗接代是人生的一件大事，所以常常就為這件事發愁。到了三十歲過後，眼看着太太是沒有再事生養的希望，就更加的着急了。適巧他有兩個朋友，在當時也是沒有子嗣的，一位是楊梧山先生，一位就是把他從北平請到上海來唱堂會的那位陶先生。他們三個人如果見面談話，就要談到這件事情，而認為同病相憐。甚至於一聽到有什麼靈藥偏方，他都要覓來嘗試一下，他求子的心是如此之切，所以有些朋友也希望他早些得子，了却他一樁心願。

余氏在三十歲最末一次到上海演戲的時候，有一個浙江師長陳某的下堂妾，本來是北里中人，年紀纔不過二十多歲，容貌既美，品性也好；余氏有幾位老朋友就勸他說：『陳氏夫人既然沒有再養兒子的希望，你又把這件事看得如此之重，據我們看來你不如趁年紀還輕納個妾吧！現在這個人沒有歸宿，況且一切也還都合乎理想，如果你同意，我們就給你作這個媒。』余氏聽了這話，也就未加思索的答應了。

先九伯陟甫公是余氏的老友，為人梗直，在北平風聞這個消息，心中大不以為然，立刻帶着張

吉甫先生，連夜搭車趕到上海，見到了余氏，極力反對這件事，認為是絕對的不可作，並且把做媒說合的人全給痛訓了一頓。他老人家的意思，

(一)則余氏身體素來就不好，現在要是再納一個少艾的女子，對他實不相宜。(二)則陳氏夫人跟他是患難夫妻，不應該剛剛得意就要藉詞納寵。況且已經有了兩個女兒，萬一將來家庭裏不能相安，不是就要從此多事了嗎？這篇話是說得義正詞嚴，余氏感於他這樣的直言極諫，也就無可無不可的把這件事又取銷了。那時候房子已經租好，傢俱也已經定妥，指日就要金屋藏嬌，被他老人家這樣一發脾氣，把很熱鬧的一齣戲，就攪得烟消雲散。

不過余氏對於沒有子嗣始終是件心事。一直到陳氏夫人病故，續娶了姚氏夫人，還是祇生下一個女兒，沒有育麟之望。他這纔灰心，認為是命中註定，不可強求的了。他雖然是不再執迷，但是偶然還是不能忘懷於伯道之憂。就像後來在唱片中灌的『狀元譜』中『老來無子』那一段，也就是自悲身世，有所感而發的。

三、續弦之經過

余氏的原配陳氏夫人，因為身弱多病，所以很早就故世了，遺下兩個女兒。余氏的朋友們認為他多年喪偶，中饋不能久虛，所以就有許多人替他作媒。其中有一位來說的就是後來那位繼配姚氏夫人。那位來說媒的人告訴余氏，這位小姐是前清大醫院御醫姚某的女兒，正待字閨中，門第既好，人又賢淑之類的话。余氏一聽心已活動

，再一看照片更認為滿意，於是就答應了這門親事。並且拿着這張照片，給每一個到他家來的朋友們看，讓每一個人誇兩句，他就覺得分外的高興。

那時余氏有一個朋友，精於鑒賞古玩，為人豁達，喜歡笑謔，跟余氏二人時常的互相打趣以為笑樂。他明知余氏是這個心理，所以看了照片之後，故意的挑剔批評，余氏明知他的用意，所以也就一笑置之，不去理會他，事後大家也就忘了。後來這位新夫人過門之後，不知怎麼被她曉得了，心裏就老大的不高興。適巧有一天這位先生又到余家來了，姚氏夫人就說：『如今這個年月，做人可真難呀！我還沒過門哪，就把人家給得罪了。』這樣冷言冷語的，自然是為着那番話而發的。因為那時他還沒有曉得，余氏與這位先生之間的口沒遮攔，是慣了的，還以為他們的婚事，差一點被這位先生所破壞，而不能成功呢！當時這位先生一聽見姚氏夫人這兩句話，就知道是朝他而說的，不覺赧然，從此蹤跡漸疏，就大到余家去了。這也是余氏續弦時候的一段趣聞。

四、擇婿

余氏膝下一共有三個女兒，大的叫慧文，次的叫慧清，最幼的是姚氏夫人所出名字叫慧齡。他生前對於女兒們是十分鍾愛，關於教養他們也是不遺餘力的。

當時梨園行中對於自己的子弟們，還是一致保守着舊日的習慣，有嗓子的叫他們學戲，沒有

嗓子就學場面，如果兩樣都學不成，寧可叫他們去學任何手藝，也絕對想不到送他們入學校讀書的。

唯獨余氏富有思想，知道舊日習慣之錯誤，所以他開風氣之先，把女兒們自小就送入學校，受最新教育，一直到大學畢業。所可惜的就是他故世得早，不及看到幼女學業成就。

兩位小姐不但受過最高教育，並且還學有專長。大小姐學醫，二小姐學經濟。兩個人一直到現在嫁後光陰，還是在把自己所學的服務社會，自力更生。二人性情溫柔，忠厚一如乃母，因為致力於學問的關係，所以對於戲劇一道，當然是疏遠了。不過在孟小多到余家去學藝的時候，因為他們三人性情相投，情同姊妹，每天耳鬢廝磨，又在旁邊聽他父親一字一腔的教，所以不期然而然的學會了不少。尤其是慧清因為喜歡唱，偶一引吭高歌，嗓音神肖他的父親，這大概是先天遺傳的緣故。

余氏不但如此的注重兒女們的教育，對於他們的婚姻大事，也是慎重得很。在這兩位小姐及笄年華，待字閨中的時候，來提親說媒的接踵而至。最初來求婚的差不多都是同行中人，余氏因為同行的子弟們，不是受了大人的庇廕習尚浮華，就是沒有充份的教育缺乏常識，所以他堅決的加以拒絕，而在外行中選擇佳婿。果然後來雀屏中選的都是外行，大姑爺姓劉業醫，夫婦二人一同行業。二姑爺李永年先生，夫婦二人同在銀行服務。兩對小夫婦都是志同道合，足見余氏擇婿之精細，而並不是巧合。

五、鳥食罐

從前梨園行人中，因為多接近騷人墨客，所以也習於風雅，每個人都有鑒賞收集一種或多種古玩的好。像王鳳卿之對於磁器，王瑤卿之對於漢玉，梅蘭芳之對於湘妃竹，楊小樓之對於鼻烟壺，余氏之對於鳥食罐，都是收藏得多而且精。

那時北平有位姓的老先生，精於鑒賞，富於收藏，人既風趣，口才更好，對任何一件事，他能口若懸河說得天花亂墜。上述幾個人跟他相熟，所以收買的古玩，都由他經手，如果在別處看到的，也要請他鑒定。

小樓生前曾經向他買過兩個很別緻的鼻烟壺，一個是青花釉裏紅『爆竹筒』式，寒江獨釣的畫片。這種畫片普通的都是右手持竿，獨有他這個是左手持竿。就因為這一個與眾不同的特點，所以他出了極高的代價買來的。還有一個是古玩行名叫『七十三，八十四，歪毛淘氣』的畫片。我適巧有一個烟碟也是這個畫片，小樓看見了愛不釋手，我就送給他，配成一套。他甚為高興，連聲的稱謝。我也很為得意，認為物得其主。後來同余氏談及此事，原來他除了鳥食罐之外，也喜歡收藏鼻烟壺。並送我一個『五霸強』，就是五隻公雞的畫片，畫片既好，年份也够。

鳥食罐雖然祇不過是掛在鳥籠子裏，用來盛小米或清水喂鳥的，但是因為前人對於養鳥很講究，所以有各種花色和年份，也是名貴得很。余氏所藏種類很多，因為有一年他到天津去，遇見一個大家破落戶，出賣上輩的物件，裏面有一些

鳥食罐，整整裝滿了一拜盒，各種式樣，各種顏色，無不俱備，而且年份都舊，全是上精之品。余氏一見之下，就看出貨色出眾，所以他就一古腦兒全買了下來。

因為談到此物，余氏就都拿出來給我看看，真是琳琅滿目，美不勝收。如胭脂水、建磁、鵝蛋黃、粉彩、雨過天青、松綠、霽紅等等，應有盡有。看得我目迷五色，可謂頓擴眼界，至今想起來還有餘甘。不知這些珍品是否仍在余氏後人保存之中。

六、養蟋蟀

蟋蟀，北平話叫蚰蚰，梨園行人中跟富家子弟們，很多都喜歡喂養，並專門請一個人照料。這個風氣在中國，無論南北都是很普遍的。這種代人家照料蚰蚰的人，北平人叫他為蚰蚰把式。因為北平人凡是稱呼有專門技術的藝人，都叫把式，譬如種花的叫花把式，趕車的叫車把式等等。

從前譚鑫培喜歡養蚰蚰，在當時是很有名氣的。後來余氏也喜歡養蚰蚰，關於一切都極其考究。余氏所養的蚰蚰，挑選極其嚴格，當然是一定的了。至於他所用的蚰蚰罐，也是名貴無比。澄泥的罐子，底下全有『趙子玉』的款識，每套多少個成爲一桌。他有這樣的蚰蚰罐好多桌。單是最上品的就有兩桌之多。我在上海也會玩過這種秋蟲，祇不過是選擇佳種而已，在上海是不大注意到蚰蚰罐的。

自從與余氏相交，他知道我對於此道也是內行，就將他所喂養的，叫把式都拿來給我看看，打

開罐子來一看，蚰蚰都是上品就不用說了，而罐子裏面的『過籠』和『水淺子』等，全都做得十分精緻，最難得的是全够年份，古色古香，真是絕品。等到了民國二十六年春天，我又到北平，余氏因為生病的時候多，所以久已不彈此調，他就要把那兩桌最好的蚰蚰罐送給我。祇是我當時覺得這是他珍惜之物，不願奪人所愛，就沒有接受他的。等到他逝世以後，我想起了這份東西，就託朋友去向姚氏夫人情商轉讓，誰知早已賣掉，並且賣給『打鼓的』。

『打鼓的』就是北平收買舊貨的人，身肩一擔，手持小鼓，一面走一面用篋籤子敲鼓，聲音清脆，專在各條大小胡同裏，穿來穿去；遇見有些破落人家，因為急用而又要顧全面子，不好意思公開的出售家藏古物，就祇好偷偷的把『打鼓的』叫進家來，廉價賣給他們。這種機會是他們所最爲歡迎的。這一行也有團體，頗具實力，遇見有大批貨色，他們也可以集出鉅資；所以『打鼓的』也有因發現奇珍而致富的。余家以如此珍品賣給這種人，其不能沾得善價，可想而知，真令人同聲一嘆。

提起余氏的養蚰蚰，就又想起他的蚰蚰把式老潘來了，此人會拉胡琴，有時余氏的琴師沒有來，而我們想要唱幾句的時候，就把老潘叫到上房來，給我們拉幾段。後來余氏不養蚰蚰，老潘也就祇好另謀生路。過了些時候他到了南京，居然也給人家拉胡琴調嗓子，儼然以琴師自居。有時還給人家說說余腔，對人證明曾經爲余氏調嗓有功；就有許多票友信以爲真，而向他學戲。於

是老潘就大行其道，而賺了不少錢，生活無虞了。我曾經遇見過幾個南京票友，說是余氏的琴師潘某所教。我當時心中納罕，怎麼也想起不起余氏的琴師中有這麼一個姓潘的。

後來我到了北平一問余氏，纔知道原來就是蚰蚰把式老潘。余氏並且還說：『你別聽老潘！心眼還真好，他在南京不是得意了嗎？可還沒忘了我；上回從南京回來，帶了好些南京土產，板鴨油雞什麼的給我，告訴我他在南京借着我的名，賺了好些錢，如今是名也有利也有了，所以回來謝謝我，還叫我給他『兜』着點兒呢！』

北平話的『兜』着，就彷彿是代他圓謊的意思。在梨園行中如果有兩個角兒同時演戲，那個資格淺的總要向那個資格老的客氣一聲說：『請您給『兜』着點兒。』這就是表示他在臺上萬一有錯的地方，請還有一位代為彌縫補救，不要使臺下聽眾發覺。老潘的意思就是如果有人向他問起，有沒有這麼一位琴師的時候，請他默認，也好保持這個長期飯票。

余氏對於老潘這個請求，當然一口應允，並且覺得老潘改行教戲，居然也可以在南京立足，所以心中另有一種愉快的感覺。

七、為陸素娟說打漁殺家

之風波

在十幾年前北平出了個坤旦，名叫陸素娟。此人本來是前門外韓家潭西口，環翠閣班子裏的名妓，頗具姿色而又有嗓子。十二歲的時候就會

唱戲，原來是學老生的，曾經在華樂園露演過『珠簾寨』。後來改學青衣，專宗梅派，凡是『俊襲人』『太真外傳』等等的梅派新戲，都會演唱。在梅氏離開北平之後，他就用華華社的班底經常出演。民國二十六年，北平西長安街新戲院有一場義務戲，大軸子是楊小樓的『霸王別姬』，就由陸氏去虞姬，這齣戲裏其餘的配角都是梅氏舊人，如王鳳卿、姜妙香等等。當時聲勢煥赫，不可一世。

在他還沒有下海之先，有一次伯駒要唱『打漁殺家』，要想叫他陪着去桂英，跟余氏談起這件事，叔岩一時興之所至就說：『叫他來！我來給他說桂英。』這是每一個人都不願錯過而難得的機會，陸氏焉能不認為是無上的榮幸，所以一聽見這話立刻就到余家去求教了。

等到這場戲唱過之後，陸氏認為一經品題，身價十倍，所以感激萬分。有一天就託伯駒代邀余氏同兩位小姐，到德國飯店去吃一頓飯，聊表謝忱，這也不過是泛泛的應酬，算不了一回事。不知怎麼被一位報館記者知道，第二天就在報上把這件事給登出來，並且還張大其詞的描寫一番。

余氏看了這篇記載，心裏很不自在，況且那天有他兩位小姐在座，以未出閣的閨女，跟北里中人來往，如果傳揚出去，於面子上不好看，所以就更加的不高興。再加上有些好事之徒，在旁慫恿，順着他的心氣把報館痛加貶辭，他更是火上加油，怒不可遏。適巧這家報館離他家不遠，他當時也未加考慮，就帶着朱家奎氣沖沖的到報

館去辦交涉。報館當然不肯認錯，各人說各人的理，相持不下，幾乎動武。幸虧有人從中勸解，就痛罵一頓悻悻而返了。

後來這家報館還要聯合同業，對於余氏一致聲討，不惜因此興訟。幸而有雙方的朋友竭力調停，纔算和平解決，一場風波，化為烏有。後來陸氏下海，始終把這齣『打漁殺家』認為得意之作，以為師承有自，深用標榜。陸氏下海不久就嫁人了，隨所夫南下，住在香港，因病而故世。

八、子平術

余氏才器聰敏，智慧過人，一生心血盡耗於自身藝術之外，對於其他任何學問，也都是喜歡加以研究的。如書法集古等都有相當的成就。在有一個時期，他忽然間跟某位先生學會了子平術，看了許多關於這類學問的書，閑來無事就拿親友的八字排着以作研究。

有一天他告訴我：『我現在算命算得準極了。』『別胡扯了，』我說『那有學得這麼快的。』他就說：『你不信是不是？我這會兒露一手給你瞧。』說這話時，適巧朱家奎在座，他就對朱氏說：『把你的生日時辰報上來，我給你算一算。』於是朱氏就把他的時辰八字說了出來。

那天余氏身穿一套小棉襖褲，頭戴平頂，鼻梁玳瑁邊的老花眼鏡，已經完全是一付老學究的樣子。等到八字排好，右手執筆，左手拿着那張紙，立起身來，一隻腳蹬在椅子上，目光從那副老花眼鏡上面斜睨着朱氏，未曾開口先哼了一聲說：『你瞧你這個八字，五行裏這麼多水，財氣是

一點兒也沒有，再過兩年，流年又要走水運了，我瞧你將來非要飯不可。」他那種鄭重其事而毫不兒戲的神氣，活脫是個算命先生的口吻。當時說得朱氏笑不得惱不得，而我在一旁已是掩口葫蘆。他又回頭問我：「我也給你算一個。」我連忙擺手說：「不勞駕，您這個神算，我實在不敢領教。」

當時大家都以為他又在開玩笑，逗人一樂呢；不想朱氏後來果然越混越不得意，潦倒半生，或者余氏的子平八字的确是算得很靈吧！

九、後臺扮戲之情形

余氏在有戲的日子，起床之後先吃烟後調嗓子。調嗓子的時間差不多要一個鐘頭。先由扒字調開始，慢慢長高調門，一直唱到了工字調方始收工。據他自己說：「抽完烟之後，嗓子一定被烟鎖住，必得要慢慢的唱開來，方纔能够運用自如，遂心所欲呢！」

等到了後臺開始扮戲的時候，他是全神貫注，心無二用的。在後臺扮戲房中，難免時常有人去看他，但是無論如何的至好，也至多頷首為禮，從來不多說話。有一次我陪他到後臺，偶然碰到他的兩只手，祇覺得像冰一樣的寒冷。那個情形簡直彷彿是一個剛學戲的人，初次到後臺，既害怕而又矜持似的。其實他那個時候，正在屏心息慮，整個精神放在當天所要演的戲上，絕不肯因為不必要的應酬，而攪亂他的情緒。我曾經取笑他說：「你這簡直是綁赴法場，那是唱戲呀！」我最喜歡看他扮戲，如同看他的戲一樣有癮

。自他開始洗臉起，抹彩搨頭，穿行頭一直到戴上盔頭，在每一個階段之中變一個樣子，臉上以及身上的美觀，逐步的在增加，等到最後一個階段，就是掛上髯口之後，簡直脫胎換骨，與本來面目判若二人。不必等他出臺表演，單看他扮好的這副神態，也就足以過癮的了。就好比是畫畫，原來是一張白紙，先行鈎勒，然後一層一層的設色渲染，最後成功一幅古氣盎然的畫一樣。

中國舊戲所注重的是，忠、孝、節、義。尤其老生所扮演的，不外乎忠臣、良將、義僕、烈士。余氏能在扮好戲以後，未曾出臺之先，已經將劇中人的身份個性，於不知不覺中，流露在眉目之間。足見他的事先慎重，培養情緒，並不是徒勞無功的了。現在常常看見有些人在後臺扮戲的時候嬉笑怒罵，漫不經心。在這種情形之下，要想他們把劇中人的內心情感表現出來，豈是可以作得到的呢！

余氏的行頭是既肥且長，在後臺穿着的時候，看上去非常的合身，拖拖拉拉的好像走起路來都不大俐落似的，誰知等到一出臺，無論是穿袍或紮靠，全都是恰恰稱身，美觀之至。

至於對余氏的扮戲，我略有心得，現在寫在下面，給大家作為參考。在余氏生前，我每次到北平去的時候，所有同好的朋友，如伯駒等，總要約我一同綵排一次。余氏是每次必來看戲，並且到後臺來坐上一會兒，纔到前臺去聽戲。曾記得第一次在慶豐堂彩排，我同伯駒合演『青石山』，我的呂祖，伯駒的關平，錢寶森の周倉，方連元的狐精，王福山的老道。我本來就會這齣

戲，但是因為沒有得到叔岩的教正，心裏總認為不滿意。這次彩排之先，我就去請他給我說一說，他非常的熱情，替我詳細的說了幾遍，並且答應到後臺來看我扮戲。因此我就略為知道些他扮戲的訣竅。

我那天把臉洗淨，抹上胭脂，正在這時候，他就對站在旁邊等着給我搨頭的小閻說：「快打把熱手巾來。」手巾拿來，他就趁熱氣騰騰的時候，覆在我的臉上，並且一面關照我說：「你以後扮戲，可千萬別忘了這把熱手巾。」我就問他這是什麼意思？他說：「抹了胭脂之後，一定要用熱手巾溼一下，到了臺上，自然有一種光彩，要不然胭脂浮在臉上，別提有多麼難看了。」我這纔明白這把熱手巾的重要——以後就祇不過是在眉梢上略為用水蘸一蘸而已。現在常常看見有些唱老生的擦粉抹胭脂，打眉毛畫眼圈，對老生一行，似乎不太恰當。

十、家藏祕本

余氏生平對於自己所收藏的劇本，看得非常寶貴，而且祕不示人，差不多的朋友，都難得窺見這些祕笈。

他是三代梨園世家，祖傳的本子已經很多，再加上他能戲如此之夥，並且還有許多冷僻的戲，所以歷年所收羅的本子，和祖傳的本子，一共有兩大箱之多。

在這些本子上，凡是他當初聽過譚鑫培所唱，關於身段行腔有所心得的，再有自己平生所唱所研究，對於字句仔細修改過的，都在字裏行間

加以暗記。

因為他把這些本子收得非常嚴密，輕易不給人看見，即使別人得見着這些本子，對於那裏面的暗記，也是無法瞭解的。所以凡是余氏的朋友或票友們，都把這些本子叫作『天書』。就是表示難得而又難懂，如同『玉清圖錄』一樣。

等到余氏身故以後，這些本子當然在他夫人

手中。大家都認為余氏既然沒有學戲的後人，而

姚氏夫人更無所用之，就打算出以相當的代價，

把這些本子買來，再轉送給他的得意高足孟小冬，也可以算是物得其主了。不想在還沒有商量妥

當之前，就聽說姚氏夫人認為這些本子是余氏心愛之物，生前既然如此的寶貴，死後也應該用來

殉葬，所以就把它在靈前焚化了，大家聽了這個

消息，都為之扼腕痛惜不止。

聽說從前梨園行中的老先生們，往往在病中

知道自己將要不起的時候，就將自己所有的本子拿來，眼看着用火燒掉，這是一種要不得的自私心理。不想余氏的祕本在他身後燬去，這在中國戲劇上真是一次無法補償的浩劫。

(完)

中外文庫 第四種 還俗記

增訂再版 鈕先銘著

定價伍拾元 請速購閱

名作家鈕先銘先生多采多姿的戎馬生涯中，有一段最難忘的經歷，最離奇的際遇，那便是他曾一度出過家，當了和尚，然後又名正言順的還了俗，這一段曲折離奇的經歷刻已由鈕先生撰成還俗記，本書具傳記的真實性，有小說的傳奇色彩，確是一本百讀不厭，值得鄭重推薦的好書。

「還俗記」增訂再版共三十餘萬言。四百餘頁，附以珍貴圖片，定價新臺幣伍拾元。

最低廉的售價 最熱門的好書

萬墨林著 滬上往事 第一、二、三、四册出版 合售 新臺幣壹佰貳拾元

國大代表、前上海米業、雜糧公會理事長、農會理事長萬墨林，出身寒素。閱歷閱富，自少年時期即為滬上聞人杜月笙之親信總管，黃浦灘上光怪陸離波譎詭秘的奇聞異事，萬氏莫不親身經歷，耳聞目覩。抗戰八年期間，尤曾在上海從事抗日地下工作，驚險場面，敵偽內幕，歷歷如數家珍，又復兩度被捕下獄，飽受酷刑。七十歲以後為中外雜誌撰「滬上往事」，毫無保留的將政壇祕笈，當代奇聞和盤托出，極饒中外讀者重視。現已將第一、二、三、四册出版，欲購從速，俾免向隅。每册叁拾元合售壹佰貳拾元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